

中国艺术大师画传

吴昌硕

生平与作品鉴赏



紫都 苏德喜 编著
远方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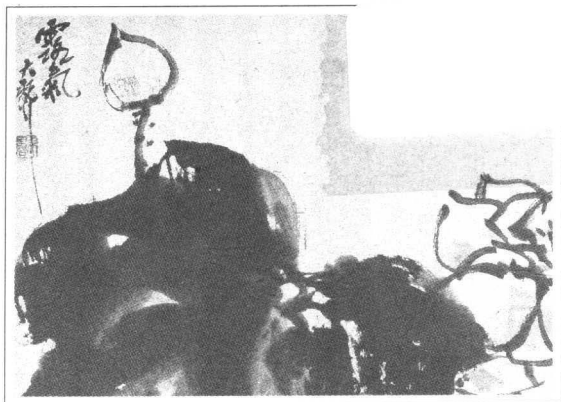


Wu Changshuo (1844-1927)

吳昌碩



生平与作品鉴赏
(下)



紫都 苏德喜 编著

远方出版社 · 2005

目 录

一 老苍奋笔天地惊	2
——吴昌硕生平与艺术	
(一) 艺冠华夏，孰与争锋	
苦难的早期生涯	
游学时代 步入辉煌	
(二) 金石声高，气魄厚重	
印与诗 书法艺术	
绘画艺术	
二 吴昌硕题画诗	119
三 吴昌硕题跋	131
四 吴昌硕论艺	165
论画 论诗 论书 论印	
五 历代名家评吴昌硕	263
评画 评印 评诗书	
今人评吴昌硕	
六 吴昌硕逸闻录	375
吴昌硕年表	503





菊石图

1915年 轴 纸本 设色
纵105.3厘米 横49厘米
藏故宫博物院

(四)论印

昔陈秋堂云：“书法以险绝为上乘。”制印亦然。余习此廿余年，方解其语。要必平正守法，险绝取势耳。若未务险绝，置其法于不问，虽精奚贵？

——书陶柳门汉印后

盖书画与治印直文人之余事，合并而得佳地，分任其筑构，不谓今之世无也，即礼前哲而告之，将引以为快也。

——《隐闲楼记》

浅绛松石图

1915年 轴 纸本 墨笔

纵96.6厘米 横47厘米

藏天津艺术博物馆



书画篆刻，供一炉冶，诗通性情，浪仙东野，竹头木屑，不风不雅，负腹者何，类将军者，离乱纪年，友朋陪聒，骂当师承，赞浮瀑泻，饮水铭瓢，安聋作哑，寿比南山，悠然见也。

——转引自张振维《吴昌硕的画品与人品》

蜃叟笔势高崢峒，寸莛若撞暗巨钟。……唯蜃叟书天下褒，鲁公骨气凌秋毫，一波一磔坚不挠。我书疲茶乌足数，翦□不正吴刚斧。曾读百汉碑，曾抱十《石鼓》；纵入今人眼，输却万万古。不能自解何肺腑，安得子云“参也鲁”。强抱篆隶作狂草，素师蕉叶临无稿。乾坤大醉



岁朝清供图

1915年 轴 纸本 墨笔
纵151.8厘米 横80.7厘米
藏故宫博物院

枇杷图

1915年 轴 纸本 设色
纵113厘米 横49厘米
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吾衰老，海上一枝寄穷鸟。
卖字得钱谋一饱，一饱终胜
啖西风。但愿蜉蝣入梦兼鲁
公，正气充塞鸿濛中，何难
绝大手笔驱蛟龙？

——《何子贞太史书册》

书画至风雅，亦必以印
为重。书画之精妙者，得佳
印益生色，无印，辄疑之
伪；印之与书画固相辅而
行者也。

——西泠印社记

天下几人学秦汉？但索
形似成疲癯。我性疏阔类野
鹤，不受拘束雕镌中。少时
学剑未尝试，辄假寸铁驱蛟
龙。不知何者为正变，自我



苍石图

1916年 轴 纸本 墨笔
纵135厘米 横33厘米
藏吉林省博物馆

作古空群雄。……信刀所至意无必，恢恢游刃殊从容。……今人但侈慕古昔，古昔以上谁所宗？诗文书画有真意，贵能深造求其通。刻画金石岂小道？谁得鄙薄嗤雕虫！嗟予学术百无就，古人时效他山攻。

——《刻印》

凿窥陶器铸泥封，老子精神本似龙。

只手倘扶金石刻，茫茫人海且藏锋。

——《书〈荆觚庐印存〉后》

奇书饱读铁能窥，螺扁精神古籀碑。

活水源头寻得到，派分浙、皖又何为？

——《西泠印社醉后书赠楼村》

昔陈秋堂云：“书法以险绝为上乘”，制印亦然。余习此廿余年，方解此语。要以平正守法，险绝取势耳。若未务险绝，置其法于不问，虽精奚贵？

——《书陶柳门汉印后》

枇杷图

1916年 轴 纸本 设色
纵158.2厘米 横83厘米
藏吉林省博物馆





东篱秋菊图

1915年 轴 纸本 设色

纵114.5厘米 横63.8厘米

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墨梅图

1915 年 轴 纸本 墨笔

纵153厘米 横82厘米

藏首都博物馆





篮菊图 1915年 轴 纸本 设色 纵57厘米 横104厘米 藏西泠印社

瓶花
十三字
吴昌硕
画





梅花图

1916年 轴 纸本 墨笔

纵179.6厘米 横96.2厘米

藏天津艺术博物馆

蒲塘清艳图

1916年 轴 纸本 设色
纵151.5厘米 横41.5厘米
藏首都博物馆

五 历代名家评吴昌硕

(一)评画

可说是大写意最善于用色的能手。

——潘天寿

昌硕先生诗、书、画、金石治印，无所不长。他的作品，有强烈的特殊风格，自成体系。书法尤工古篆，以《石鼓》文成就为最高。右缶庐老人书画若干种，泰半近作最精之品。雄而秀，肆而醇，博大而精深，刚健而婀娜，功力独至，而无迹象可寻。昔人云：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，缶老之于书画亦然；信艺林之宗匠，后学之津梁也。所作篆书规抚猎碣，而略参己意；隶、真、狂草率以篆籀之法出之。闲尝自言生平得力之处，谓能以作书之笔作画，所谓一而神、两而化用，能独立门户，自辟町畦，挹之无竭，而按



花卉图

1916年 轴 纸本 设色
纵137.5厘米 横42.5厘米
藏天津艺术博物馆



之有物。论者谓其宗述八大山人、大涤子，则犹言乎其外尔。学者能通夫书画一贯之旨，则于步趋缶老，其殆庶几乎？

——吴隐《苦铁碎金》跋

青藤雪个远凡胎，老缶衰年别有才；我欲九原为走狗，三家门下转轮来。

——齐白石

昌硕先生在绘画方面，也全运用他篆书的用笔到画面上来，苍茫古厚，不可一世。

昌硕先生的绘画，以气势为主，故在布局用笔等各方面，与前海派的胡公寿、任伯年等完全不同。与青藤、八大、石涛等，也完全异样。可以说独开大写花卉画的新生面。

昌硕先生把早年专研金石治印所得的成就——以金石治印的古厚质朴的意趣，

墨竹图

1916年 轴 纸本 设色
纵132.5厘米 横33厘米
藏徐悲鸿纪念馆



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，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，更不落于粉脂俗艳。他大刀阔斧地用大红大绿而能得到古人用色未有的复杂变化，可说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。

——潘天寿《回忆吴昌硕先生》

(二)评印

吴俊卿继拗叔之后，为一时印坛盟主。其气魄宏大，天真浑厚，纯得乎汉法。吴氏身兼众长，特以印为最，远迈前辈，不可一世。

——孔云白

吴君刻印如荆泥，钝刀硬入随意治。文字口口粲朱白，长短肥瘦妃则差。当时手刀未渠下，几案似有风雷噫。李斯、程邈走不迭，秦汉面目合一篲。……乱头粗服且任我，聊胜十指悬巨椎。

——杨岷《荆觚庐印存》序

翁书画奇气发于诗，篆刻朴古自金文，其结